

本土卷

记录九江

董群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JIANGJIANG

JINGMI JIANGJIANG DIANSHITAI JIANTAI 20-ZHUNIAN



20
1984-2004

纪念九江电视台建台20周年

主编：董群
副主编：陈新刚 邢卫群
刘琴 陈谦
黄校庆

本土卷

记录九江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纪念九江电视台建台 20 周年
— 1984-2004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录九江.本土 / 董群主编. —北京:中国广播电
视出版社,2004.2

ISBN 7-5043-4217-3

I. 记… II. 董… III. 电视台—电视节目—九江
市—选集 IV. G229.27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3371 号

总序

董群

古人认为，世上成就事业者，莫不是得到三样“宝物”：一为天时，二为地利，三是人和。这三者得一可顺，得二可昌，得三则盛。九江电视台成立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4年，可谓得改革开放第一声号角之天时；地处江之南、赣之北，占尽名山（庐山）、名湖（鄱阳湖）、名江（长江）之风光的九江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身在其中的九江电视台，自然又得一地利；九江人在改革开放中开拓进取、敢为人先，得世人交口称赞，以人为镜头之本的九江电视业，不可以不说获得了“三赢”。

20年前，第一批九江电视人用箩筐挑来简陋的机器设备，竖起发射塔，扛起摄像机，开始制作《九江新闻》。没有正规的编辑机，编辑记者们土法上马，用摄像系统充当编辑系统，手忙脚乱地将摇来晃去的镜头拼接起来，让父老乡亲们打开电视机时欣喜地听到“九江电视台”的第一声呼号。接着，首批土生土长的播音员“闪亮登场”，用夹杂乡音的普通话，给九江人讲述九江事，让快乐的观众们贻笑大方。

20年过去了，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九江的“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样，九江的电视业也取得了今非昔比的成果：频道增多，自办节目日趋丰富，受到观众欢迎。新闻与专题节目被中央电视台及国内

外其他电视媒体大量采用，而且其中精品频出，每年都有成批的自制节目在国内外获奖。人才辈出，许多记者编辑成为中央台、省台的骨干力量，有些编导还成就为国家级电视艺术家。

为了纪念九江电视台建台 20 周年，我们在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出版了这套《记录九江》丛书，其中包含了九江电视台建台以来具有各方面代表性的获奖作品、优秀电视论文，以及在本地很有影响的电视节目。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获得“星光奖”、“金鹰奖”及其他各类国际国内大奖的优秀电视精品文稿，也分类收录入书，具有较高的阅读价值。在这套丛书中，读者不但可以形象地感觉到九江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前进步伐，读到一篇篇文字优美的各类作品，而且还能够从中领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九江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以及世界名山庐山、名湖鄱阳湖的优美风光。

最后，我们向为本书出版付出心血的有关人士表示真诚的谢意。

2004 年 2 月 1 日

目 录

总 序 董 群

电视散文

庐山情韵	龚 骥	(1)
鄱湖耙俗	龚 骥	(5)
白鹿书香	龚 骥	(8)
瑞昌剪纸	《瑞昌剪纸》摄制组	(12)
水上话九江	《水上话九江》摄制组	(16)
静静的鄱阳湖	赵 青	(20)
寻梦桃花源	吴金水	(39)
静静的库湾	李 虹	(42)
天石之城	《天石之城》摄制组	(53)
江湖之子	《江湖之子》摄制组	(58)
二哥的笛子	沈 师	(63)
解读枫泽湖	陈 谦	(66)
柘林湖	李 虹	(70)
牵挂吴城	龚 骥	(75)
白鹿洞奇趣	陈 谦 付必蓉	(78)
匡庐秋韵	徐顺民	(82)
庐山之美在山南	黄润祥	(84)
江上长城	王卫东	(87)
感动	彭春兰	(92)

责任	《责任》摄制组	(95)
猎人	《猎人》摄制组	(100)
砚者叩访	陈 谦	(104)
九江揽胜	陈 谦	(107)
心愿	唐 芸	(114)
九江在崛起	龚 骥	(117)
充满希望的星星	李龙岗 邹泽强	郑祖豪 (122)
圆梦威海	龚 骥	(126)

电视艺术片

香巴拉物语	高 正	(129)
匡庐一好汉	王一民 赵 青	(132)
香炉峰下的故事	赵 青	(156)
有个男人	吴金水	(170)
黄昏·小站·迪斯科	吴金水	(187)

庐山情韵

龚 磊



庐山，自亘古洪荒的冰川走来，与长江、鄱阳湖浑然一体，在风与雨的洗礼中，凝聚成一座千古不朽的丰碑。

风光奇秀的庐山，每一座高峰都悬挂一道飞瀑，每一道飞瀑都冲击一碧深潭，每一碧深潭都回归一条小溪，每一条小溪都流淌一个美丽的传说。

泱泱神州大地，五千年的文明把庐山堆积成一座文化的高峰。文化才是庐山的精魂所在。

从司马迁登临庐山，到洋人强租牯岭，庐山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盛衰相续。

庐山的空灵，给人一种轻盈超脱、清新淡泊的舒畅。

东林寺以妙悟的方式，阐述着慧远净土的真谛。

白鹿洞书院以其开创性的讲学方式昂首走在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的前列。

陶渊明隐逸庐山，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抹光彩夺目的闪烁。隐逸的士人在庐山种植苍凉优雅的感慨，无数充满灵性的山水诗文在那青苔与奇峰叠翠的季节，特别地楚楚动人。其实，圣人都在民间，朴素的追求凝结成一切艺术的精华。

无数文人墨客对庐山的抒情写意，历代帝王将相对庐山的情有独钟，必然使中国的山水画沿着顾恺之的笔尖第一次走进白纸，使中国的山水诗在李白飞扬的神思中达到美的极致。

透过庐山洁若星辰的石刻窥视历史的运行，碑林的标识记满圣哲的名字。王羲之的“鹅”、颜真卿的“东林寺”、米芾的“第一山”、欧阳修的“庐山高”、黄庭坚的“黄龙寺”……无不用智慧点石成金，用灵性倾注青碑，奇岩异石磨砺成稀世珍宝，使庐山拥有无法估量的文化价值和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

每当春天降临，庐山便灿烂成一片花的海洋。春天的潭水润滑如缎，呈现着明媚细腻的斑纹。锦绣谷幽静如兰，在游人的目光中弥漫着久违的芬芳，牯岭——星星散逸的灯火，启示夜空，抚慰游人疲惫的心灵。

凉爽如春的庐山之夏，黝黑的山体流出明净的泉水，幽静的群峰萦荡着高亢的泉韵。流泉在悬崖上因势赋形夸张成飞扬的姿态，纵情延展生命的风影子，有雾如轻纱般在山腰间舒展，有水珠从松针滴落下来，驱散游人飘飞的思绪。

洁白的云雾在含鄱口峰峦间沉淀似海，奔腾的雨雾在五老峰化为海潮，自高耸的峰尖到深幽的谷底，澎湃着、奔泻着、飞旋着，在山与山之间以有形淹没无形，抑或以无形塑造有形。

远眺夏天匆匆离去的背影，满山红叶不知被谁悄悄点燃？秋叶飘零，如古乐跌落石径，庐山宛若巨大的相思树在游人心中疯长。当秋意浓透庐山的每个角落，蓝天愈发高远，树隙也渐空明。山岩林壑瞬间佩戴一枚枚枫叶，让饱满沧桑的庐山铭记红色的永恒含义。

倒影如画的芦林湖，几片迷途的红叶远远皱了一湖秋水。错落有致的别墅掩映在五彩斑斓的树木中如诗如画。

如琴湖弹起一缕千年的音韵，穿过烟云弥漫的花径，清越怅惘。秋天的湖水比秋天更加宁静。

飞瀑的轰鸣声，随着阳光下升腾的紫烟，在高耸入云的香炉峰上交融成天籁之音。风光秀丽的秀峰把瑰丽的秋梦归还给天涯的游人，把袅娜的足音留在深秋的幽径中。

庐山的冬天像一片薄冰，悬挂苍茫。静谧的湖泊在冬天的一场大雪中销形匿迹，丰腴的庐山此时已是水瘦山寒，一片萧杀。静穆的诺那塔定格成冰肌玉骨的风景，整个山峦呈现一派江南北国风光。

历史的车轮驶进 19 世纪，西洋人野蛮敲开中国的大门，“独具慧眼”看中庐山牯岭这片处女地。俄国商人来了，英美传教士来了，耶稣也接踵而至，登上庐山开始无法拒绝的长驻。

庐山承载着历史，也书写着历史。当战争的硝烟遮天蔽日，庐山发出震天的吼声，合作抗战的呼声回荡牯岭，保家卫国的热潮弥漫山中。

世纪的风云在这里翻卷。1949 年的庐山打着胜利的手势，向世界讲述一段“夏都”覆灭的故事。

“庐山会议”使第一次登上庐山的一位东方伟人写下“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千古名句。

山若有情天亦老，五老峰一如壑智的老人见证着庐山亿万年的风云变幻，见证着西洋文明的侵入深深镌进庐山的肌体。

“美庐”宛若一只飞越时空的彩蝶，翔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翔于东方与西方文明之间，翔于两位不同时代的中国最高人物之间，任花开花落，在庄周的梦里梦外寂寞成秋。

山岩如丰厚的史书静卧成一叠传奇，自岁月之河升起，叙述着庐山荣辱兴衰的经历。长川滚滚，几人明白那是生命如同逝水之歌？人生太短终究不能构成历史的巨浪，只有庐山历经千百年的沉思才能走进历史的长河，走向生命的永恒。

不屈的民族，不屈的庐山，以铮铮铁骨捍卫了几千年的人类文

明。在 20 世纪末,庐山终于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合璧交融,走进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殿堂。

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宛若一璨灿的哲学之花,在世人心中千古不谢。

主创人员:孙敬梅 龚骥 纪连俊 黄小鹏

(本片获第十四届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

鄱湖粑俗

龚
骥



有一种习俗，让我一饮就醉，那就是故乡鄱阳湖的粑俗。

听母亲说，我满周岁的那天，在我身边摆满预测志向和爱好的书本、算盘、糍粑等物件中，我径自抓起一块糍粑塞进嘴里。我没有抓起母亲希望的书和笔，但我抓起了在人们心中有着神圣意义的“试周粑”，引起了四周亲友的喝彩。想不到当年的“抓周”，竟为我写下了一生的注脚。

从小就爱吃粑的我，在离开家乡的这几十年中，不仅一直保护着这种嗜好，还对中国南方 20 多个民族的粑俗风情进行了考证。令人欣喜的是，这种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发展于秦汉时期，遍布长江流域的 60 多种糍粑，象征着团结与吉祥、幸福与兴旺的乡土特产，代表着中国南方饮食文化的粑俗活动，在我的故乡鄱阳湖是最具特色的。不仅糍粑的种类有麻糍粑、柳米粑、印粑与豆粑等 20 多种，而且粑俗活动渗透到乡民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比如逢年过节、生养寿庆、丧葬敬祖、栽田割禾与待客馈赠等，乡亲们无不制作食粑，以此表达自己的美好心愿和祝福。难怪在远离故乡的台北，每逢过年过节，我手捧着形似母亲亲手做的糍粑，就如攥着我蹒跚

的童年，然而，却怎么也吃不出记忆中的原汁原味。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每到家中做年粑的日子，父亲把稻米脱壳后，便去挑满一缸水。我总是蹦蹦跳跳地跟在父亲身后，走在通往井台的石板路上。我们踩在上面的那种感觉坚实而悠长，如同一个个明丽的韵脚，起伏在整个冬天的节奏之中。

山重水复，我用我一生的执著诠释着它的内涵。当我踏上阔别数十年的故土，感受着大孤山那分深沉的孤独，脆弱的情怀已难以承诺对家乡的那分挚爱。

置身于田园和鄱阳湖的边缘，我知道，作为曾经主宰鄱阳湖畔的产业，纷纷扬扬的稻米通过母亲瘦小而红肿的双手，在丰盛的年夜饭桌上，已成为我永远的向往。

打柴挑水，忙碌了一整天的父亲早早上床歇息了。这时，我便可以派上用场，兴奋地帮母亲掌着煤油灯，一起去捞米和浸米。做年粑在家中似乎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母亲从不许我说什么，在一种近似神秘的气氛中，我同母亲把浸好的糯米用簸箕盖上，然后，便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

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我听到母亲起床的声音，父亲也已把床头的煤油灯点亮。我吵着要起来，母亲总是轻轻拍着我的脑袋让我睡下，于是，在父亲与母亲推磨的“嗡嗡”声中，我又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当我闻到阵阵粑香，一骨碌爬起床，跑进厨房，阳光已映照在母亲做好的年粑上，泛起一层诱人的亮光。

在家乡湖口的20多种糍粑中，做工最精、口味最好的要数柳米粑。我母亲是村中的做粑能手，她的柳米粑不仅光洁细腻，而且非常甜嫩爽口。柳米粑被誉为“玉片粑王”，是年夜饭桌上的佳肴。在外的游子无论如何，都要在大年三十赶回油灯开花的家中，与家人吃上几片可口的柳米粑，喝上一杯团圆酒。

豆粑是村中做得最多的。每逢哪家做豆粑，全村的妇女都要去

帮忙晒耙和切耙，热闹的场景中，洋溢着浓浓的乡情。

外观最美的要数印耙。圆圆的印耙上往往印有菊花梅花、福字寿字等许多精美图案，颜色也有红的、白的和黄的三种，小孩子们特别喜爱。

虽然每一种耙都有特别的含义，但寓意最深的还是爹娘耙。在鄱阳湖畔，青年男女举行婚礼前，男方要向女方家里送去两块各用5升糯米做的爹娘耙，并配上装有结婚日期的帖子和10枚铜钱的红盒子，谓之十全十美，对新婚夫妇的未来生活寄托了一种美好的祝愿。

在母亲的呵护下，我拿年耙当点心一直要吃到草长莺飞的时节。当失算的灾难像疯长的野藤，在母亲忧郁的目光中，春荒的征兆如期降临。母亲便把家中所有的豆耙和着青菜一起煮熟，用来填饱我那日益增大的胃口。

在那无忧无虑的童年，在家乡的小山坡上，感觉所有的花期总是过于短暂，所有的叫喊都过于天真，至今还能感受到的是母亲呼唤着我稚嫩的乳名，带着我去盖新房的邻居家吃上梁耙，或者到外婆家去吃尝新耙的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母亲温馨的叮咛中，为我勾勒成长的痕迹。

云随雁字长，人情似故乡。几十年过去了，故乡的风貌，故乡的亲人，都已景物全非，惟一没有改变的是乡亲们那种喜耙敬耙、食耙赠耙的憨厚之情，令我魂萦梦牵，终生难忘。

主创人员：孙敬梅 龚 璞 纪连俊

黄小鹏 高 正

(本片获第十五届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

白鹿书香

龚
骥



从九江市区驱车东行，沿途便可欣赏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绝美风光。及至山南的五老峰下，山势渐雄，树木也愈加苍翠，透过阵阵温润的山风，似乎能闻到白鹿洞书院的千年书香。

沿着淙淙成韵的小溪，穿过浓荫匝地的山路，便见到白鹿洞书院以它往昔主人淡雅的风格，迎接远道而来的仰慕者。

白鹿洞的来历与唐朝李渤密不可分。李渤早年在此隐居读书时，驯养了一只性情乖巧的白鹿，人称“白鹿先生”，加上这里被四周的群众围合似洞，人们便称之为白鹿洞。

白鹿洞书院的兴起，得益于南宋著名的教育家和理学家朱熹开明独特的办学思想。时任南康郡守的朱熹在考察白鹿洞书院遗址后，便对这里的“无井市之喧，有泉石之胜”发出了“真群居讲学，循迹著书之所”的感叹。及至书院建成，朱熹更是喜不自禁地赋诗：“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正是这种独立的精神和超逸的情怀，塑造了白鹿洞书院不朽的精魂，才使之历经千年仍然具有令中外学子为之瞩目的魅力。

朱熹复兴的白鹿洞书院，是在总结和继承孔子之后一千多年中的学校教育经验基础上的一次重要突破。他开创的“升堂讲学”的教学形式和制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中国历史上各种学术流派兴办书院学校得以借鉴的典范，就是现代的学校至今仍然沿袭着他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守则。

朱熹入主白鹿洞期间，大力提倡学以致用的良好学风，教学之余，朱熹还经常与学生游乐于山水之间，“青云白石聊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便是他寓教于乐的生动写照。在朱熹的治理下，白鹿洞书院名声大振，与当时的岳麓、睢阳、石鼓并称为中国四大书院，并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

白鹿洞书院依山而建，青灰色的砖瓦翘檐负山竟上，其势欲飞。溪水在松石间轻吟，似乎诉说着一个关于书院的千古传奇。整个书院渗透着一层浓得化不开的氤氲气息，穿行其中，在那回廊尽处，花木深处，总觉得有隐隐约约的读书声。一股不知名的香气萦绕左右，仿佛院中的主人刚刚送走客人，清茶尚绿，新墨犹香。书院内的楼阁花木，虚实相间而布局井然，持盈守拙而风雅之致，尽显江南林园建筑之妙。“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院中的这幅对联所描绘的却是实境。

在漫长的岁月中，白鹿洞书院几经兴废。现存的礼圣殿、朱子祠、御书阁、明伦堂等，都是清朝道光年间修复的建筑。礼圣殿是书院祭祀先圣的地方。殿内孔子的画像在终年缭绕的烟火中竟透着几分禅思。朱子祠内的“学达性天”横匾乃康熙所赐，祠内碑立着朱熹研究教育的理论精华，即他亲手制订的以“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为主要内容的书院学规。明伦堂是书院讲学的地方。简陋的长条桌椅，见证着当年学子们的艰苦生活与淡泊的情怀。

白鹿洞中的石鹿竖耳昂首，神态悠然地凝视着前方，颇具唐宋风骨。立在石鹿身后的石碑，字迹已难以辨认，清寂的白鹿洞内鳞

生着赏目的青苔。白居易曾写给李渤一句这样的诗：“君家白鹿洞，闻道亦生苔。”虽时过境迁，但用来形容现时的光景却十分的贴切。

古洞幽深，似乎蕴藏着绵绵的思绪，沿墙攀缘的古藤萦绕着不息的精神，墙角簇生着一束山花，闲淡如同幽人，苍松翠竹在千年不绝的咏景诗中摇曳成画。多少荣辱与悲欢，多少精彩与黯然，宛若朝聚暮散的烟云，都已融进白鹿洞中的苔痕深处。

登上思贤台，思及不同时代的先贤在五老峰下隐居读书时的风神，真可谓一边是让贤人仰止的高山，一边却是令高山折腰的圣贤。如今书声不再，先贤远逝，念之思之，心中陡生一种“念天地悠悠”的怅然情怀。

书院内的廊壁上镶嵌着许多字体各异的历代书法名家碑刻。读其文辞，既有散文记事，也有韵语颂赞。在众多的诗文中，其中的《白鹿洞歌》至今流传着云游至此的紫霞真人遭到洞主的冷遇后，愤而折蒲题诗的故事。“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去天不盈尺，俯窥人间烟云重……”全诗很长且诗意豪放，笔力纵横而矫若游龙。读之观之，如有临山的感觉。至于建碑纪事，写得较为详尽，使千年之后的游人能从字句中得知书院兴衰的来龙去脉。

顺五老峰而下，沿途而至的贯道溪，在幽邃的溪谷间悠悠缓缓地流动，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味。枕流桥下的巨岩上，有朱熹手书的“枕流”二字，溪水流过岩石，荡起层层飘逸而柔和的波纹。相传每逢盛夏，身为洞主的朱熹便躺在这里，头枕此石，仰望五老峰，聆听泉韵，悠然自得。“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既能刻画出这里桃源般的情境，亦可描绘研学者的逍遙人生。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殿堂的白鹿洞书院，作为一座古代建筑，其精神有如源远流长的清泉一般，从这里走过古今，流遍中外。

“鹿豕与游，物我相忘这地；泉峰交映，智仁独得之天。”漫长的历史，犹如一条漫长的山路。穿越千年风霜，但作为一种讲学精